

辽宁 值得深情书写

地火与星光交织的边地书卷

本报记者 张晓丽

内容提要

医巫闾山北望，科尔沁沙地南缘，有一座城，曾以千尺井下照亮半个中国，又以玛瑙之都的温润迎接四方。这里是契丹族的“后花园”，也是蒙古勒津部落东迁后的家园。作家笔下的阜新，有着复杂而迷人的气质——它是煤矿工人骨子里的英雄豪气，是沙地边缘生存者的坚韧质朴，也是多民族交融中诞生的烂漫童心。从王占君笔下的辽金风云，到谢友鄞构筑的“边地艺术世界”；从赵颖记录的矿工群像，到常星儿、王海燕在沙原上绽放的儿童文学，作家们以笔为犁，深耕这片看似粗粝却内蕴丰饶的土地，勾勒出一幅幅既大开大合又温情脉脉的精神地图。



赵颖

山·骨

阜新文学的气象，首先是一种豪气。这种豪气，来自辽代皇后故乡的历史烟云，来自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的坚实脊梁，也来自多民族血脉中流淌的坦荡与热忱。

提到阜新的历史书写，绕不开作家王占君。尽管其作品《契丹萧太后》《辽太祖阿保机》等被归类为通俗文学，但他以宏大的视野和笔触，深入挖掘了以大辽历史为背景的传奇故事。在阜新这片被史学家称为“辽朝后花园”的土地上——这里曾出过5位皇后、两位皇妃——王占君用他的文字，复活了契丹民族的铁血柔情，让沉睡在关山辽墓群中的历史人物，在纸上重新策马扬鞭。他的创作，凸显出阜新作家俯瞰历史、观照英雄主义的精神底色。

如果说王占君回望的是千年前的豪气，那么以谢友鄞为代表的作家，则着重书写了近代边地与工业的豪情。

祖籍湖南、长于阜新的谢友鄞，血液里混合着楚地的浪漫与辽西的硬朗。“我当过10年矿工，在1000多米深的井下，多次遭遇水火瓦斯、坍塌冒顶，死里逃生。”多年后，谢友鄞回想起那些经历，还是那么刻骨铭心。他在散文《我们抬着队长 犯罪般向上走去》中描写了井下人与鼠的一次残酷大战。那种在灾难面前的渺小与伟岸，那种对规则的僭越与对生命的守护，构成了谢友鄞文字中最震撼人心的英雄气——它不是高高在上的，而是混杂着血污、汗水和内心煎熬，带着犯罪感的悲壮。

谢友鄞坦言，是脚下这片土地让他明白，“我要写我自己的东西，我脚下站的这块土地，是我自个儿的一个世界”。他给自己定下目标：创造一个辽西边地的艺术世界。这个世界里，有煤矿井下的生死，有蒙汉杂居的村落，有南北大炕上的烟火日常。为此，他走遍了阜新的沟岔、荒岭与沙地，一步一步将边地的风景与血肉融入自己的文学世界。“对于搞文学创作的人，我不相信神童，不相信帅哥靓女，不相信心气浮躁者，更不相信趋炎附势的家伙。我相信生活的厚重，对本土文化的痴迷，想象力的飞腾，文字的不俗功力。人格的力量，是支撑起文学大厦的脊梁。”正是这种自觉，让他创造了属于阜新、属于辽西不可替代的文学风景。

到了工业叙事这一脉，作家赵颖接过了英雄的旗帜。

作为国家一级作家，赵颖的创作生命与阜新煤矿紧密相连。在《海州露天报》担任8年编辑、总编的经历，彻底改变了她。“海州矿是亚洲第一大露天矿，那时候一吨煤成本才33块钱，矿工的汗血劳动，是真正的无私奉献。”赵颖说。她采访了40多位劳动模范，亲眼看见矿工们为了抢修滑坡，披着湿棉被钻进滚烫的电缆里。为了抢时间采访，她常常不走走寻常路，从矿坑边上下“出溜”，尽快赶到作业现场，顾不上上坡上的石子擦破皮肤。那段火热的岁月，让她从一个细腻“小女子”，变成了一个愿意为工人立传的作家。

正因如此，当2001年阜新矿务局宣告破产——这是全国第一座破产的煤矿——赵颖无法置身事外。那一天，东梁矿的矿长和工人抱在一起痛哭。赵颖在现场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矿工们说：“这个矿，就是我们的家。没有钱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自己打工，但我们就是不能没有矿！”

赵颖选择用笔记录下那个时代的阵痛与重生。她的作品《惊蛰》记录的不仅是产业的转型，更是一座英雄城市的心理重塑。多年后，赵颖一家三口去参观新开放的海州露天矿历史博物馆，站在观景台上眺望这座曾经的“亚洲第一大露天矿”，儿子忽然轻声说：“妈，其实，阜新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”这句话一下戳中赵颖的心。

这种英雄气，不是剑拔弩张的叫嚣，也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。它是在千年历史烟云中，作家们选择与这片土地同呼吸、共命运的那份自觉；是在矿井的黑暗里，普通人用血肉之躯守护同伴生命的那份担当；是在城市破产的哭声中，记录者选择留下来、写下去的那份坚韧。如果说海州露天矿的深坑是这座城市地理上的脊梁，那么这些书写者留下的文字，便是这座城市精神上的海拔。



王海燕



常星儿

在阜新，文学的原野是由边地书写、民族记忆与乡土吟唱共同开垦出的精神疆域。这里的作家，以笔为犁，开垦沙地，在多民族交融的血脉里打捞历史的回音，在风沙磨砺的日常中书写生命的本真。他们的文字，如同这片土地上的老榆树，根系深扎，枝叶却向着辽远的天空生长。

蒙古族作家娜荷芽（本名赛春燕）便是这原野深情的守望者。1986年师范毕业后，她回到佛寺镇任教，后调入文化馆，跑遍全县35个乡镇的文化站，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碎片。2012年，她出任县图书馆馆长，得以饱览5万多册地方文献——那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地域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，让她真正读懂了家乡沉默的诉说。2023年，散文集《仰望敖包》出版。她写蒙古贞文化，写翁山、海棠

在阜新，文学的蓬勃并非偶然，亦非一时之功。若要探寻其根由，答案早已深埋于这片土地的肌理之中——那是多民族交融所沉淀的文化沃土，是民间信仰对文字根深蒂固的敬畏，更是几代写作者薪火相传的守望与奔赴。

阜新的文学根系，深扎于独特的文化地层之中。谢友鄞曾以细腻的笔触还原过这样的场景：早年间，精通满文者随处可见，蒙古王公从京城带回汉文小说，译成满文，再由旗衙门的官员译成蒙文。于是，抄本在村屯之间流传，故事在炕头之上生长。这种对语言的敏感、对叙事的亲近，渐渐从阅读蔓延至传唱，催生了胡尔沁说书艺人，也埋下了文学在这片土地上的基因。民间的热爱从来不是无源之水，它伏之愈久，飞之愈高，成为阜新文学最深厚的精神底色。

这份热爱，至今仍在延续。谢友鄞曾记下百姓一句朴素的信仰：“笔写下来的，斧头



谢友鄞

沙·根

山，写古城古塔，写玛瑙与老树，也写“寻找我的那条小河”。我写这些东西，是因为我爱这片土地。”说这话时，娜荷芽带着潮乎乎的正东北口音，偶尔蹦出几个蒙语词儿，真诚得让人心头一热。在娜荷芽笔下，原野不是被凝视的客体，而是血脉里流淌的记忆，是每一株草、每一粒沙都在诉说的母语。

或许正是边地严酷的生存环境，催生了人们对纯真与浪漫的极致向往；又或许是多民族口头传说的世代浸润，让这片土地天然亲近想象。阜新的文学原野上，竟生长出异常繁茂的儿童文学创作——常星儿、王海燕、李丽萍等一批作家，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为孩子书写的道路。这并非偶然的趋同，而是边地精神与童心世界的隐秘共振。

常星儿长期生活在彰武，那里是防风固沙的第一线。在小说集《回望沙原》中，他书写少年们在困苦中的挣扎与成长。“经济落后，但精神不落伍”——常星儿这样概括他眼中的阜新人。无论是《回望沙原》中遭遇沙暴的鸣山和根旺，还是《麦芒》中失学的根子，他笔下的少年总有着向善向上的力量。这种创作取向，源于他早年在乡镇小学当班主任的经历——他了解那些孩子的心思，知道在风沙弥漫的坨子里，一点点希望的光亮

砍不断。”在阜新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诗词创作始终占据着文学版图的大半江山。无论是市文联的征文活动，还是民间自发的创作热情，诗词的数量总是遥遥领先。或许正如谢友鄞所言，多民族交融的历史让阜新人对语言有着天然的敏感；或许诗词的短小精悍，恰好承载了这片土地上浓烈而直接的情感。无论原因为何，诗词的繁盛都在无声地证明：文学从未远离过这座城市的日常。

如果说民间的热爱是土壤，那么专业作家的培养，便是这片沃土上的耕耘者。年近七旬的赵颖，至今仍在为文学新人奔走。她创办作家班，自费打车去农村发掘作者；她一次次登门鼓励王海燕，甚至在她病重时找市委领导联系医院，减免她的6000余元手术费。从谢友鄞、赵颖这一代的开凿与奠基，到常星儿、王海燕一代的承接与拓展，再到吴林飞、娜荷芽等更年轻一代的探索与

就能点燃整个生命。于是，他的文字让沙地里的苦艾甸开出了绚烂的童话之花。

农民作家王海燕是位只读过高中的农村妇女，最初的写作只是为了“诉说”——诉说生活的贫困，诉说内心的苦闷。她的第一篇小说《荒地》被赵颖发现后，便一发不可收。而当她从成人文学转向儿童文学后，更是绽放出夺目的光彩，《出山》一举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。她的作品《三叔在月亮上跳舞》《旱龙道》，都扎根于最熟悉的农村生活——那些离奇的、真实的故事，经过她的重构，变成了既接地气又充满想象力的儿童小说。王海燕的创作证明，阜新的乡土叙事一旦与童心相遇，便能迸发出惊人的感染力。

此外，还有从阜新走出的诗人王立春，将蒙古族孩子的乡村生活经验转化为充满灵性的诗歌，建构起温情的乡土世界；还有作家李丽萍，其作品《选一个人去天国》以牦牛河为精神家园，在苦难中开掘生命的韧性。他们的创作从不同侧面印证：这片原野从不只生产一种声音，而是在多元的根系中彼此滋养，共同构成丰饶的文学生态。

这片原野，就这样被一代代作家开垦、播种、守望。沙地上的文字，如同老树扎根，愈深愈茂。

火·种

突围——一代代写作者接力而行，让文学的河流不断汇入新的支流，也让这座城市的文脉始终不曾干涸。

面对读屏时代的冲击，阜新的文学力量并未固守纸页，而是尝试着让文字走向更广阔的出口。市文联作家协会下属的微电影创作学会，便是这种探索的产物。2014年成立之初，它只是为了给作家的剧本找一个影像化的归宿。而今，这个学会已拥有500多名会员，其中专职编剧就有上百人，《火场里的福尔摩斯》《太平烽火》等作品，不仅斩获省级乃至亚洲电影节的奖项，更让文学从纸上跃入光影，走进更多人的视野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个年轻的学会吸引了大量80后、90后甚至00后的加入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已成为专业的编剧和导演，有的闯荡到了横店、深圳、北京。吴林飞说，他们的目标是把人才留在阜新，即使留不住，也要让他们带

七·阜新 FUXIN

《大山藏不住》



谢友鄞

这是谢友鄞的中短篇小说集，以粗犷而深情的笔触，勾勒出辽西的风情画卷。透过文字，你能触摸到土地的温度，看见时代洪流下普通人泛着微光的挣扎。这部需要慢品的书，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，涌动着深沉的情感，于无声处听惊雷，在平淡中见真情。

《惊蛰》



这部长篇报告文学，以大量翔实的个案与细节，记录下阜新煤矿工人在企业破产、下岗失业时的迷茫阵痛。书中不仅有生存环境的巨变，更有生存观念的蜕变；那些曾在深井下的人，在废墟上重新开掘出生活的光芒，回荡着普通人生生不息的历史足音。

《回望沙原》



这是常星儿的短篇小说集，曾获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他以辽西沙原为背景，书写农村少年与天、地与自身命运的顽强抗争。作者不回避沉重，却总能在现实的困境中，发掘出人性深处不灭的光芒与不屈的精神。

《仰望敖包》



蒙古族作家娜荷芽的这部散文集，是一场深情的文化寻根。五辑五十余篇文字，记录着作者从对本民族文化的懵懂认知，到自觉求索的心路历程。读《仰望敖包》，便是在跟随一颗赤子之心，感受那早已渗透进血液里的文化烙印，与土地的灵魂共振。

着阜新的文化基因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，正是阜新文学沃土的最好注脚——它既滋养本土，也敢于让种子随风飘散，在更远的地方生根发芽。

于是，阜新的文学梦想，便在这片土地上不断续写。它或许藏在谢友鄞关于“辽西边地”的艺术构思里，或许藏在常星儿回望沙原的深邃目光里，或许藏在赵颖为肃清音立传的七年伏案中，或许藏在王海燕笔下那个在月亮上跳舞的三叔的荒诞想象里，更藏在吴林飞那些年轻会员们手中即将开机的镜头里。

这座曾经烟囪林立的煤都，产业结构在变，城市面貌在变，但文学的底色从未改变。医巫闾山的风，依旧吹拂着这片土地；蒙古贞的民谣，依旧在胡尔沁的琴弦上流淌。阜新，正用文字为核，将历史的风沙、地火的余温、民族的斑斓与童心的烂漫，织成一片永远生长、永运动人的精神图景。

制图 董昌秋